

《念佛安心法語》講解

淨宗法師 2005 年 6 月講於「佛林寺」

一、第一部分

南無阿彌陀佛！

請大家翻開《法然上人全集》第 288 頁，我們共同來學習《念佛法語》。

法然上人的法語，很簡捷，很好懂。法然上人的教化風格，都是很簡單明瞭，一語到位。所以，也未必要怎樣深入地去思維。我們就按照順序往下學習。

一、正定之業者

正定之業者，即是稱佛名，
稱名必得生，依佛本願故。

這是四句偈。這一條可以講是我們淨土門的總綱要。

大家弘法也好，自己修學也好，有廣有略。有時候太廣泛，反而不能抓住要點，人家聽得也容易糊塗。所以，自己修學、為他人講解，你能把握這一句，就算抓住了綱宗。這一句的來源就是善導大師的「正定業之文」。

這可以說是法然上人所得到的善導大師的心髓。法然上人就是從善導大師的「正定業之文」契入淨土宗，而能夠了悟凡夫眾生念佛往生報土。

「正定業之文」原文是這樣說的：

一心專念彌陀名號，
行住坐臥，不問時節久近，
念念不捨者，
是名正定之業，
順彼佛願故。

「正定之業者」：先解釋正定之業。「正」是相對於雜——「正行」，「雜行」；「定」是相對於散，「正定」的反面就是「雜散」；「正定之業」是指往生淨土之行業。往生淨土之業分為兩種，一個是正定業，一個是雜散業。在《觀經四帖疏》下品上生的解釋當中，善導大師把念佛之外的其他行法稱為雜散之業。「唯勸正念稱名，往生義疾，不同雜散之業」，往生是非常緊迫、非常著急的事情，只有念佛是正定之業，其他修行是雜散之業。所以，《觀經》下品文阿彌陀佛來迎接十惡造罪之人的時候（這個人雖然有聞經，也有念佛），佛只是說：「以汝稱佛名故，眾罪消滅，我來迎汝。」善導大師就自問自答說：哎？這個人也有聞經，也有念佛，為什麼阿彌陀佛來只提念佛、不提聞經呢？大師自己解釋說：往生義疾。這個時候很緊急了，就要往生

了。阿彌陀佛來的時候，就直接講到本懷，直接講到念佛的法門。所以，不提聞經，那個是雜散之業。這裏的「定」，不是指我們凡夫所修行的禪定，而是指決定往生之業，能夠決定讓我們往生極樂世界的行業。比較起來，只有稱念南無阿彌陀佛。所以下面說：

「即是稱佛名」：稱念南無阿彌陀佛，就是往生淨土的正定之業。除此之外，都稱為雜散之業。就是有禪定的功夫，如果你不念佛，那也算是散，不算定；我們念佛雖然散亂，散亂的凡夫，如果我們稱念南無阿彌陀佛，這個叫正定業。佛的正定業，是超越我們凡夫的定心、散心，不在這方面。為什麼？順佛本願。所以底下講：

「稱名必得生」：「稱名必得生」就是來解釋「正定之業」的，必然往生之業，必得往生！何以散心稱名也稱為「正定之業」呢（並不是要求說一定要禪定心中稱名才叫「正定之業」，散心稱名也叫「正定之業」）？為什麼？

「依佛本願故」：是因為隨順了阿彌陀佛的誓願。依照阿彌陀佛的本願，散心稱名，決定往生，稱為「正定之業」。

如果給別人講念佛，你就把這句話反覆講：「念佛必得生，依佛本願故。」

善導和尚又說：

當知本誓，重願不虛；

眾生稱念，必得往生。

我們之所以念佛一定往生，不在我們這一邊，「我修行的功夫好，我的心很清淨，很有禪定……」非也！是因為「依佛本願故」，因為阿彌陀佛發了這樣的誓願，「你稱念我的名號，若不往生，則我不成佛！既然我現在成佛了，你念我的名號，我有能力必然讓你往生我的淨土！」所以叫「依佛本願故」。

這是個總綱。

二、唯應常稱彌陀名

上人常向人云：

「佛告阿難，汝好持是語，
持是語者，即是持無量壽佛名。」

並云：

聞如不信如不聞；

雖信不稱如不信；

唯應常稱彌陀名。

引號裏的一段話，在《觀經》的結尾〈流通分〉當中，釋迦牟尼佛咐囑阿難的最有名的一句。下面的三句是法然上人對這段話的解釋。《觀經》講了定善、散善，講了十三定觀、三福、九

品，在九品當中，說到至誠心、深心、回向發願心，勸信我們。
法然上人講：

「聞名不信如不聞」：雖然聽聞到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名號，你左耳進，右耳出，聽到如同沒有聽到，聽到後你不相信。懷疑說：「果然如此嗎？這樣念佛就有無上功德大寶嗎？這樣就能往生嗎？」聞而不信，那等於沒聽到。所以，聞名的目的是要深信，通過聽聞教法，在內心裏邊信順不疑，這是聞的目的。不是在那裏聽聞很多，瞭解很多的文句，然後講給別人聽，自己內心並不真正相信。

我們很多人也會跟別人講：「你回去好好念佛啊，念佛就能往生。」他也這樣講，但是他內心裏面不相信——「聞名不信如不聞」。

「雖信不稱如不信」：哎！相信了。相信了，就是不念佛，這個如同不相信。所以：

「唯應常稱彌陀名」：結論在哪裡？就應該常稱彌陀名號。由聞而生信，由信而念佛。你如果不信的話，肯定不會念佛的——你不相信念佛法門，不相信六字名號，怎麼念佛呢？

信也有兩種，一種是觀念式的，「我相信了，我相信了，佛講的誰不相信呢？肯定相信嘛！」但是，就是雜行雜修，這樣的人很多。你問他：「你信不信佛？」「哎呀！我學佛這麼多年了，

佛講的，我怎麼不信啊！」然後，一修起來呢，不專念佛了，去修別的法門了。這叫「雖信不稱如不信」，則如同不相信。所以，結論是：以稱名之行含攝信心、含攝聞名。聞也好，信也好，歸結在稱念南無阿彌陀佛當中。

又云：

《玄義分》所言要門者，定散二善也。

定者息慮凝心，散者廢惡修善。

言弘願者，如大經說：

一切善惡凡夫得生者，

莫不皆乘阿彌陀佛大願業力為增上緣。

此善導和尚之釋也。

如予者，不堪前之要門，

故唯全憑弘願也。

這一段是引用善導大師《觀經四帖疏》的第一卷《玄義分》，把淨土的法門分為要門和弘願門兩種。要門就是定散二善，以定散二善的修行回向求願往生。

「定者息慮凝心」：內心不起一個妄念，心念凝止；

「散者廢惡修善」：廢惡修善求願往生，這個就難了，廢惡修善，雖存此心，但是缺乏此行，雖有心修行，但是沒有力量修

行。我們都知道什麼是不好的，可是未必能夠廢惡修善，因此比較難。

「言弘願者」：如果一定要定散二善的話，我們就沒辦法了。下面還有弘願，弘願是：

「一切善惡凡夫得生者」：不管你是能夠廢惡修善的散善凡夫，還是能夠息慮凝心的定善凡夫，還是定散二善沒有其分的惡業凡夫，「得生者」，「得」是能夠，都能夠往生，哎！這就有希望了。憑什麼呢？在下面：

「莫不皆乘阿彌陀佛大願業力為增上緣」：之所以能夠往生，並非靠我們自己的修行，沒有一個不是靠阿彌陀佛的大願業力。

「增上緣」，什麼是「增上緣」呢？「增上緣」就是強有力的外緣。讓不能往生的眾生能夠往生，這叫「增上緣」。我們雖然有心往生，可是沒有功德，沒有力量，沒有修行，這樣，阿彌陀佛的大願業力做為我們的增上緣才能去往生。

像我們面臨茫茫的大海，我們想過海，有這個心，可是我們自己沒有力量，人家駕船來渡我們過海，這個就是增上緣。

善導大師在《觀經疏》裏解釋「增上緣」說：

眾生念佛，即除多劫罪，

命欲終時，佛與聖眾，自來迎接，

諸邪業繫，無能礙者。

故名增上緣。

有三種解釋：

「眾生稱念，即除多劫罪」：這是滅罪增上緣。我們無量劫的罪業，憑我們自己的修行，怎麼能滅除呢？只要稱念南無阿彌陀佛，念念之間滅無量罪，這是滅罪增上緣。

「命欲終時，佛與聖眾自來迎接」：這是見佛增上緣。以我們自己的修行，想見佛，根本不可能。阿彌陀佛的本願說：「你臨命終時，我與聖眾不現前迎接，不取正覺。」所以，念佛之人臨終佛必來迎，這是見佛增上緣。

「諸邪業繫，無能礙者」：我們一生造了很多的惡業，充滿邪見。這些罪業、邪見像繩索一樣捆綁著我們。如果靠自力的話，障礙我們的解脫，必然六道輪迴；而現在呢，不能障礙，能夠往生淨土。無礙，這就叫增上緣。

「阿彌陀佛大願業力」：大願、大業和大力。「莫不皆乘」，「莫不」、「皆」，雙重的肯定：沒有一個不是乘阿彌陀佛的大願業力，善凡夫、惡凡夫都是仰靠佛願。

下面，法然上人自己說了：

「此善導和尚之釋也」：這是善導和尚的解釋；

「如予者，不堪前之要門」：「像我法然，前面的要門我修不來。」法然上人是何等根機啊？大勢至菩薩再來，他都說「不堪前之要門」，所以呢？

「故唯全憑弘願也」：「那我呢？就完全靠阿彌陀佛的誓願。」這是讓我們「死盡偷心，徹底靠倒」。

怎麼靠弘願呢？前面說乘佛的大願業力為增上緣，然後說全憑弘願，怎麼憑弘願？第三條告訴我們：

三、一向專稱，乘願往生

善導和尚釋第十八願云：

一向專稱彌陀佛名，即得往生。

一向專稱阿彌陀佛名號，就是乘佛的願力，就是全憑弘願。

四、俱見南無阿彌陀佛

拜見善導和尚之釋，

法然眼中，

三心、五念、四修，

皆俱見南無阿彌陀佛也。

這個是有智慧的眼睛，有法眼。「我法然看善導大師的解釋，五部九卷，在我法然眼裏不管是講三心也好，五念也好，四修也

好，所有這一切的教文法句，我所看到的，都是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，都是叫我們專念南無阿彌陀佛。」這就是從外相看到了本質，抓住了根本。

有的人只是學到很多文字，背了很多名詞，沒有抓住中心思想，這就是不會看書。我們看書也好，我們聽別人講話也好，包括我們自己講話也好，總要有個中心思想，要有個根本的主題。一本書看下來，「萬變不離其宗」，文句雖然多，它有個不變的宗旨。善導大師的五部九卷，三心、四修、五念，根本的宗旨是什麼呢？就是專念南無阿彌陀佛必得往生。淨土三部經都是如此。這就抓住了實質。

五、唯信念佛必往生

我是不足取之男也，
十惡之法然，愚癡之法然，
唯念佛欲往生也。

我是不足取之法然也，
如不知黑白之童子，
不知是非之愚人，
唯念佛仰信往生也。
彌陀勸念佛必來迎，
釋迦勸念佛必往生，

唯信此一事，
餘事皆不知也。

這一段法語，其實真的可以經常讀、反復讀。法然上人講得讓我們感到很慚愧。我們就是懂的太多了，超過了大勢至菩薩的智慧了，所以還在這裏流轉，還在這裏顛倒。法然上人說：

「我是不足取之男也」：「不足取」就是「我沒有任何長處，不足取法，你們不要向我學習」。怎麼不足取呢？

「我是十惡之法然，愚癡之法然」：十惡眾生還有什麼好學習的？「愚癡的法然」還有什麼好取法的呢？不過後面還有一條：

「唯念佛欲往生也」：「我只有一條，只有念佛願往生淨土」。這裏如果看起來，實在是足可取法。取法什麼？「唯念佛欲往生淨土」，以這個為標準。

如果說是十善，是有智慧，但是如果不念佛，這樣的人，我們不足取，我們也取法不來，也學不到。

「如不知黑白之童子，不知是非之愚人」：像小孩子才生下來，懵懂無知，黑白都分不清；像愚癡的人，是非都不辨，「我法然就是這樣子」。「法然上人，你是不是謙虛啊？黑白都不清楚嗎？是非都不知道嗎？」這個不是謙虛，真正說起來，我們都是不知是非的，但是我們以為自己知道是非，結果就鬧了是非。

真懂是非的，就是佛菩薩，凡夫哪裡知道？是非就是標準、真理啊，真理稱為「是」啊，邪見稱為「非」啊，我們都落在邪見當中了，我們沒有掌握真理，我們所講的是非都是在凡間。「人間的事，黑白啦，是非啦，我通通不懂，只有念佛仰信往生」。

「阿彌陀佛勸念佛必然來迎接，釋迦牟尼佛勸念佛必定能往生。我唯信此一事，我一生幾十年的修學，就得到這一句話，我就相信這一件事情，其他的都不知道。」叫「唯信此一事」。

「餘事皆不知也」：有的人剛好倒過來了——唯不信此事，其他事他都知道。如果念佛往生這件事情不知道，其他事情通通都沒有意義、沒有價值了。

這是法然上人自己說他的根機，也做為我們的一個模範、標準。法然上人也說「還愚癡生極樂」，道理就是如此。

六、願受大愚癡之身，以成勤行念佛之人

法然以智德化人猶不足也，

法性寺之空阿彌陀佛雖愚癡，

是念佛之大先達，化導普廣。

我若再受人身，

願受大愚癡之身，

以成勤行念佛之人。

「我法然如果以智慧、道德來化度他人，還是有所不夠。」後面舉了一個例子，「空阿彌陀佛（人名）雖然愚癡，沒有文化，但是他念佛精進勇猛，很多人受他的教化。我法然如果再來此界，願受一個愚癡之身。」法然上人在當時稱為智慧第一啊！「我願意成為一個大愚癡之身，以成勤行念佛之人。」

在這個世間，有的時候往往因禍得福。你說他這個人不識字、大愚癡，他就老老實實念佛，一天到晚三萬、四萬、五萬、六萬，往生非常自在；另一個人呢，聰明伶俐，什麼經教都能看，看了也都能說，結果弄了一個好的名頭，人家都喊他說：「哎呀！某某人哪！你學問真大呀！你廣通諸宗啊！你是大法師啊！」

「對啊，我是大法師，哪能像一般老太婆一樣，一天到晚只會念佛？」

結果就害在「大法師」三個字下面。這個太危險了。

七、法爾之道理：一向念佛者，即蒙佛之來迎

有「法爾」之道理：

如炎升空、水下流，

果中亦有酸有甘；

此皆「法爾」之道理也。

阿彌陀佛之本願者，

是以名號引導罪惡眾生之誓願故，

唯一向念佛者，
即蒙佛之來迎，
是法爾之道理，無可疑也。

前面用事實作比喻，底下就來說明。講「念佛往生」，這個不容懷疑，為什麼呢？先打了比喻，有「法爾」的道理。「法」，就是萬事萬物都稱為法，「爾」就是那個樣子，萬事萬物本來的狀況就是如此的。像火焰，就往上升，從來沒看到火苗往下竄的，是往上竄；水呢，就往下淌，這個是自然界大家經常看到的；水果裏邊，也有酸的，也有甜的。從來沒哪個去問：「哎，為什麼火焰往上跑啊？為什麼水往下流啊？」這個是司空見慣、習以為常、自然而然的。火這一法，就是往上走，火焰、熱氣往上走；水這一法，就往下流。

阿彌陀佛六字名號這一法，它是什麼樣的規則呢？它是什麼樣的道理呢？它是什麼樣的狀況、什麼樣的功能呢？

「以名號引導罪惡眾生之誓願故」：阿彌陀佛的誓願是這樣的，是以名號來引導罪惡的凡夫，你只要念佛的話，自然蒙佛的來迎，自然往生淨土，這個不用懷疑。

比如有人喜歡釣魚，魚在水裏如果吞鉤，誘餌吞下去，自然就被繩子拉過來，沒辦法！南無阿彌陀佛的誓願，就好比六字名號的鉤，我們口稱南無阿彌陀佛，寧願被阿彌陀佛鉤住，那自然

被誓願牽引。魚被魚鉤鉤住了，你想不出水面是不可能的；念佛的人被阿彌陀佛所鉤，你自然會出離生死苦海，往生極樂淨土的涅槃彼岸，自然被牽引，往生淨土。所以，這個不用懷疑。

也像長江水一樣，長江之水自然是歸到大海，不管你看見不看見，你睡覺睡著了也好，還是睜著眼在江邊看著也好，你扔一塊木頭到長江裏邊去，它自然漂到東洋大海。

江水，就代表阿彌陀佛的誓願；木頭，就代表我們自己；把它扔在水裏邊，就代表我們念佛，我們歸投於阿彌陀的誓願，把自己的身心歸命於這尊佛——南無阿彌陀佛，歸命，就是把我們這塊小木頭扔到阿彌陀佛的誓願的長江裏邊。那麼，自然而然的，隨著我們的壽命往前走，我們一向念佛。除非你半路上不想念佛了，等於是那塊木頭掛在旁邊的樹上了，「我不念佛了，我修別的法門了」，那就在那裏停住了，你就不能淌下去。如果你一直念佛，就自然順著長江水到了東洋大海。大海，就代表阿彌陀佛的極樂國。

是自自然然的。

八、邊疑邊念佛，即得往生

雖然懷疑，

若念佛者，

即得往生。

邊疑邊念佛，即得往生。

這句話非常的妙，徹底的安心。有的人在那裏講啊，講得我們聽起來……講信心，講得就不得了的玄妙，講得你是口水丟多長，但是就是得不到。「哎呀！大信心啊，如何的微妙啊，大信心，怎麼樣怎麼樣啊……獲得這一念如何如何……」但是，什麼是這一念？那很難哪！千萬個裏邊沒有一個得到的。

所以，我又想到法然上人講的：

淨土宗，

易為標準。

容易就是標準。聽得懂，做得到，這就是淨土宗；聽不懂，做不到，很玄妙，那個就不是淨土宗。

法然上人在這裏講：

「雖然懷疑」：因為我們本來就容易起懷疑心——懷疑跟懷疑也不一樣。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？你雖然懷疑，但是你只要念佛，肯定往生。我們聽到這句話，又要起懷疑心了：善導大師解釋《觀經》裏邊至誠心、深心、回向發願心，說「具三心者，必得往生，若少一心，即不能往生」，「少一心」，深心就是深信之心，沒有一念的疑心，這叫深信之心。而這裏講「雖然懷疑，

念佛也往生」，那裏說「沒有深信，不能往生」。這不是矛盾嗎？何況法然上人自己在後面的念佛往生文裏還有一句話，反過來講：「雖然念佛，若懷疑者，不能往生。」這讓我們聽起來就感到矛盾了：到底能不能往生？兩句話，哪一句正確？

兩句話都正確，講的是一樣的道理。我們還是先看這一句：

「雖然懷疑」，心裏面有疑心：「哎呀！我罪障這麼重，我念佛，我這樣到底能不能往生？」可是後來想一想，「我也沒有別的辦法呀！還是念南無阿彌陀佛吧！不管它啦，放下來念！南無阿彌陀佛……」這樣，你雖然懷疑，如果你念佛的話，還是往生。邊疑邊念佛，只要你不放棄念佛，決定往生！

另外一句話怎麼講呢？「雖然念佛，若懷疑者，不得往生」，他雖然在念佛，「南無阿彌陀佛……真的能往生嗎？這一句佛號真的能救我嗎？」這麼一懷疑，就把前面的念佛又掃掉了。念了一句，「哎！念佛真的能往生嗎？」這個就不能往生了。

有一個故事，可能能說明這個問題，好像這兩句話前後次序顛倒一下就不一樣了。

清朝的曾國藩，大家知道嗎？名氣挺大。他帶著湘軍去跟太平軍作戰（湖南人叫湘軍，他訓練出來的），曾國藩是一個文人啦，他也會打仗，但是太平軍也不是那麼好惹的，結果他打仗前期是屢戰屢敗，總是打敗仗；打敗了要向朝廷交待呀！「戰報如

何……」要寫文書啊！那文書官就寫啦：「臣屢戰屢敗……」（最近狀況怎麼樣，報告給朝廷）曾國藩拿來一看，改了一下：「臣屢敗屢戰。」他把它倒了一下次序，這麼一倒，那就不一樣了。

「屢戰屢敗」，太后老佛爺一看：「你屢戰屢敗，你搞什麼？」屢戰屢敗，給人的感覺你就是殘兵敗將，你是沒有希望了，這個是很沮喪的事情。你看，曾國藩一改就不一樣了，「臣屢敗屢戰」，「我雖然每次打敗了，但是我重整旗鼓再打」，那就感到有希望了，有勇氣、有力量了。次序一顛倒，就不一樣了。他這一改，確實就顯得不一樣了，也顯得他的心很堅強，「我雖然屢敗，但是屢戰，打不倒。」

這裏也一樣。你雖然懷疑，「若念佛者」，懷疑是敗，但是，「我還是來念佛」，過來又勝了，還能往生；你雖然念佛，「若懷疑者」，完了！你念佛，念完一句佛，懷疑一下，你看，就敗下去了，這個就不能往生。

所以，關鍵問題，這裏講「雖然懷疑，若念佛者」，結歸在念佛，以念佛而決定往生。

講「雖然念佛，若懷疑者，不能往生」，不是講念佛不能往生，是因為你懷疑，所以不能往生。那還是要我們信順。這句話是順著牽引，那一句話是反著激勸。順的牽引說：「你雖然懷疑，若念佛者，即得往生。」你心裏面自然就不懷疑了，「這有什麼好懷疑的？我邊疑邊念佛就能往生！」哎，放下心來，你自然就

信順了，沒有懷疑了，連懷疑也不影響往生，你懷疑幹啥呢？沒有必要了。

那句是反面講，「你念佛，你懷疑不行啊！」激勸你不要有懷疑心。是從不同的角度來講的。

我曾經也講過了：這個懷疑，有它不同的程度，它也有差別。懷疑如果不至於障礙你念佛，這個懷疑還是有信心的，不算懷疑。

就像我們走路一樣，我們要到寺院去，以前我們只去過一兩次，路記得不太清楚，感覺到那個寺院是在前邊，想去掛單，但是不是那裏，又不太記得。所以，邊走邊懷疑。但是，只要你腳還在往前走，說明你還相信這條路是到那座寺院的。說明你還是信的；「怎麼越走越不像！」你開始停那裏了，然後就回頭了。說明你不相信這條路是到那座寺院的。

我們雖然懷疑，但是還在念佛，說明你還是相信念佛能往生，不然你就不念佛了，不學了，開始雜行雜修去了。

這裏，是要歸在念佛當中。

九、稱六字之中，一切皆含

念佛雖有種種之義，

稱六字之中，一切皆含。

這句話也非常的好。我看到這句話就想到：做一個書籤，正面印上六字名號，反面就是這句話，夾在書當中就可以了。翻過來看這一句，「哎呀，你不要懂得很多東西，雖然有種種的道理、種種的教義，但是只要稱念六字裏邊，通通都包括了。」一句話含蓋一切法。祖師的手筆、祖師講的話就是不一樣，有力量，猶如風掃殘雲，把你心裏那些扯不斷理還亂的蠶絲亂麻，一句話就給你掃乾淨。「雖有種種之義，稱六字之中，一切皆含」，通通包括。還有什麼好說的？

十、唯依稱名，必得往生

不知其義、不知其文也無妨，
唯依稱名，必得往生。

這個也好啊！「無妨」，不妨礙。往往很多人講話，就是給我們增加很多的妨礙——妨害和障礙：「某某人哪，你這個都不懂你也能往生啊？你這個經不會背，你也能往生啊？你那個咒都不知道，你也能往生啊？」好像不會背經誦咒都是妨礙——這有什麼妨礙呢？這跟往生有什麼關係呢？沒有妨礙。你雖然知道義、知道文，如果不念佛，你不能往生，這才是妨害。只有不念佛，才妨礙往生，其他的，通通不妨礙往生。所以，「唯依稱名，必得往生」。你不懂得教義，不懂得文句，沒有關係，你只要稱念南無阿彌陀佛，必然往生淨土——多麼有力量的話！多麼乾脆

的話！讓我們心中多麼清爽、不增加負擔的話！尤其是一些老太婆，不識字的，聽到這句話就高興了。

但是也有的人很自私，他識得幾個字，看了這句話，他不想看：「啊！我讀了這麼多書就跟她們一樣啊？她們不瞭解經文也能往生啊？」以為自己是賢善之人，「像我這樣才能往生，你那樣不可以」。

這是不可以的。

十一、但知「念佛必往生」而已

念佛無甚深義，
念佛之人，
但知「念佛必往生」而已。

這句話也非常的妙！這句話也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，叫做「舉重若輕」。很輕飄飄的一句話，講得很輕鬆，其實呢，很能打動人心。

往往有人把念佛講得很繁瑣，很艱深複雜，很困難。法然上人一句話就把我們心中這些負擔都掃除了。

「念佛無甚深義」，「念佛也沒有什麼深妙的道理」，怎麼敢講這句話呢？因為他已完全透達了念佛的要義，他是大勢至菩薩嘛！他是念佛第一的菩薩嘛！他當然知道了。他的心得是什麼

呢？他的心得就是這麼一句話：「念佛之人，但知念佛必往生而已。」你只要知道念佛必然往生，這就夠了，這個就達到了，講深也是這一句，講淺也是這一句。

有很多人剛好反過來了，他學到了很多的法語、學到很多的經文，學得很深妙，但是他就是不知道念佛必往生。他得到最後的結論：「念佛沒有那麼容易、沒有那麼簡單就往生。」學得反過來了，這是不善學習。

十二、唯思本願不虛、稱念必生

唯思本願不虛、稱念必生之外，
心無所繫也。

這個也很簡單。我們念佛的心很簡單、很單一。心裏面知道阿彌陀佛本願不虛假：阿彌陀佛既然發了願，他怎麼會發虛願呢？他成了佛，怎麼會欺騙我們呢？他說我念佛必然往生，我怎麼會不往生呢？所以「稱念必生」。除此之外，「心無所繫」，心不再繫掛什麼，這樣的心就很放鬆。

所以，我們人在世間，我覺得真的是無事找事。我們本來都夠累了，很多事都是自己找出來的麻煩。往生淨土，阿彌陀佛讓我們最簡單、最容易，「你只要念佛，必往生！」我們往往找出很多東西，「哎呀！我這樣能不能往生？我這樣可以嗎？那樣可以嗎？」這些，都是我們自己自找的煩惱。

什麼叫「心無所繫」呢？就是一向念佛，其他的不掛礙。人們對一向念佛又誤解了：「我一向念佛，其他的什麼東西都不能想。中午吃飯了，肚子餓了，也不能想飯，想飯就分心了、打閑岔了；別人敲門不能開；電話打來不能接……」這個是隨緣來應酬的事情，念佛是我們內心的生命，那些並不影響我們，所以這叫「心無所繫」。

什麼叫「心有所繫」呢？「哎呀！我念佛呀，我妄念這麼多，這樣能往生嗎？我怎麼樣想想辦法把妄想搞少一點？我雖然念佛啊！戒定慧還沒有修好，這樣能往生嗎？」像這樣的想法，就是我們的心在繫念妄念，在繫念戒定慧。這個你不要管他，有妄念、無妄念，有戒定慧、無戒定慧，我們心不掛礙那個地方，這樣念佛；我們只繫掛一件事情：「阿彌陀佛不會騙我，我念佛必然往生。管他有戒定慧沒有戒定慧，管他有智慧沒智慧，管他有妄念無妄念。妄念也讓阿彌陀佛打掃，這個通通讓他去辦。他指示我念佛必往生，我就信阿彌陀佛這句話。」

十三、念佛無別樣

念佛無別樣，
稱名號之外，無一切樣也。
唯知稱念必生，而盡心念佛者，
即得往生也。

念佛沒什麼特別的樣子。樣子，是一種模式，這樣啊，那樣啊，這樣念佛，那樣念佛，心要達到怎樣的清淨。法然上人說沒有這些特別的樣子，只有一個樣子：你就是稱念彌陀名號之外，沒有別的樣子。你只要稱念南無阿彌陀佛，定心就定心念佛，散心就散心念佛；走路就走路念佛，打坐就打坐念佛；出家就出家念佛，在家就在家念佛。只要口稱名號，「盡心念佛」。什麼叫「盡心念佛」呢？每個人自己考慮了，你是不是盡到心念佛了？如果你確實盡心念佛了，你決定往生。什麼叫「盡心念佛」？一天能念一萬遍，就不念五千遍。能盡到自己力量了，「我的根機就是如此，我的時間安排就這麼多，我每天工作很繁忙，就念這麼多，我盡到心了，我確實想往生。」這叫「盡心念佛」。一天本來很閑，你非要把這個時間拿去不念佛，這個就沒有盡心了。盡心盡力嘛！心盡到了，力量也就盡到了，根機各有不同嘛！

十四、念佛以無樣為樣

念佛者，以無樣為樣，
唯常念佛者，
臨終佛必來迎，而往生極樂也。

十五、念佛第一也，不用學問

欲往生者，

念佛第一也，不用學問。

但，若為信念佛往生之理，可學之也。

欲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念佛是第一的，不用學問。學問再高、學問再低、沒有學問都沒有關係。不過後面加了一個說明：因為學問的目的（「學」是自學，「問」是請教他人。自學也好，請教他人也好，目的在哪裡？）是要我們內心能夠信順念佛必生——念佛必然往生。如果我們內心裏面對這一點還有懷疑，那就要學，就要問，這叫學問。如果不懷疑了，就能達成了。所以，「若為信念佛往生之理，可學之也」，所謂「理明信則深」，道理明白了，我們的信心就堅固起來了。

學又怎麼樣學呢？法然上人就很慈悲！翻過來：

十六、莫徒好智解，廢稱名之光陰

若為知念佛往生之義，學而知之。

粗知則足矣。

設得廣學，凡智無幾，莫徒好智解，

廢稱名之光陰。

你不知道，通過學習、請問，而知道念佛往生的道理。

「粗知則足矣」：大略地知道就可以了，根本的原則把握住了，就可以了。所以，在法然上人看來，一切都是以念佛為標準。作學問啦，請教他人啦，講信心啦，聽聞啦，等等的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以念佛為標準，達到這一點；你就是學習，也不需要搞得那麼精細，「淨土宗與各宗的關係，各宗怎麼樣講淨土？我要看看了。然後怎麼怎麼樣……」，你要這樣廣泛地學習，那你自己看根機了。

「凡智無幾」：凡夫的智慧沒有多少。

「莫徒好智解」：你不要僅僅在那裏喜好以智慧來辨解，來做文句上、義理上的一種研究，這樣反而浪費了稱名的時間。

十七、若成學者骨，則失念佛矣

我門徒不可喜好義理，

不可喜好理論。

稱名之行者，

應成一文不識、黑白不辨之身而朝夕念佛。

吾身既是愚癡卑賤，

則不可妄論其他法門也。

若成學者骨，則失念佛矣！

法然上人教誡他的弟子，法然上人自己說他「一文不知、黑白不辨、是非不分」，對弟子也這樣講。

「我門徒不可喜好義理，不可喜好理論」：理論就是跟別人去辯論道理，理論理論。

「稱名之行者」：我們淨土宗專修念佛的人。

「應成一文不識，黑白不辨之身，而朝夕念佛」：這個真是最高的境界！也是最瀟灑、最自在。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呢？成為一個大字都不認識，黑白都不能辨認的，這樣的人，從早到晚就是念佛，「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……」人家給你一巴掌，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再給一巴掌，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「黑白不辨，是非不分，一文不知，而朝夕念佛」。從早到晚，從晚到早，「南無阿彌陀佛……」

「吾身既是愚癡卑賤，則不可妄論其他法門也」：我們自己既然是愚癡之身、卑賤之身，對其他法門深淺啦，得失啦，是非啦，都不妄論，不妄自評論。

「若成學者骨，則失念佛矣」：這一句話很好！你想作一個大學者，作個大學問家，要作個大通家，骨子裏面是這樣子的——外邊的肉是念佛的，骨頭是學者，內外不相應，這樣的人，「失念佛」，那就不能念佛了。看看我們周圍的人，都是這樣的（當然不完全是這樣，可能很多是這樣），你看那個喜歡寫那些隔衣服抓癢，抓不到痛處的一些文章的人，在那裏撥弄文字，這麼搞，

那麼搞，覺得自己是一個學者的身份，就沒有老實念佛，失去念佛。

反而那些愚癡卑賤的愚夫愚婦，農村老太婆，大字不識一個，一天到晚念佛，走得非常瀟灑自在。

所以，何苦貪圖世間名利，追求一個好聽的名聲？我覺得這個人真的是心量太小，眼光太低，貪圖世間這麼一點點，即使來學佛法，也不是把心用在了生死這麼一個關鍵問題上，在那裏「哎呀！我會寫文章啊，我是個學者啊！」多可憐！要成佛，要發菩提心，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把這些通通放下，這才是聰明人，才是有智慧人。

所以，「若成學者骨，則失念佛矣」；若失念佛者，則失往生矣；若失往生者，則得輪迴矣；若得輪迴者，則無量苦惱矣。

十八、但知眾生稱念必得往生

但知眾生稱念必得往生，
則自然具足三心。

「三心」：「至誠心」、「深心」、「回向發願心」，也就是信心。我們知道「眾生稱念必得往生」，這個就「三心具足」了。

為什麼呢？因為「必得往生」，既然講「必得」，內心知道必然往生，這個就是「深心」了；往生就是「回向發願心」了，願意去往生了；這樣的信不是假信和假行（內心不相信，那就不叫深信了），內心真實的知道，信知這件事情，這叫「至誠心」，沒有虛假，這樣就是「三心具足」。

十九、唯思稱念必生

雖不知一向專稱之理，
亦不知彌陀本願之由；
唯思稱念必生，
是自然具足三心也。

道理跟前面一樣。

二十、一向念佛者自然具足三心

雖知三心，不念佛無益；
縱雖不知三心，若一向念佛者，
則自然具足三心，必生極樂。

我們淨土門裏邊講「三心」、「四修」、「五念」都是特別的名詞。「三心」就是「至誠心」、「深心」、「回向發願心」，合起來就是指信心。你雖然知道這三心，但是，如果你不念佛，不能靠你知道三心而往生，你是不能往生的，沒有利益；雖然不

知道「三心」，你一向念佛，自然三心具足了，必生極樂，有利益。所以，「三心」跟念佛來比，是以念佛含攝「三心」，必得往生，不是把「三心」離開念佛之外（離開念佛之外，不念佛，你不能往生）。那個是觀念。所以，什麼重要呢？念佛重要。以念佛來攝信心。

二十一、心思阿彌陀佛之救度，口稱南無阿彌陀佛

言南無阿彌陀佛者，
不可思有別事，
知是救度我之語也。
心思阿彌陀佛之救度，
口稱南無阿彌陀佛，
名三心具足之名號也。

道理也都差不多。南無阿彌陀佛，不管我們是見到，還是我們聽到，一般的人見到都要想一下了，比如說寺院的牆上都寫著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一個遊客來了，打眼看到，他腦子裏會有什麼概念？他幾乎沒什麼概念，「噢！這是一個佛的名字」是這概念；還有的人是什麼概念？香客，我向這尊佛燒香磕頭，請他保佑我平安。這是一種概念；還有一種是什麼概念？這個南無阿彌陀佛，是西方極樂世界的佛，我念他的名號，一心不亂，達到禪定才能往生。可以講對這句名號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釋；有不同的理解，從淺到深。從他的本質來講：南無阿彌陀佛這句名號，

以我們看起來，「是救度我之語也」，這六個字就是救度我們的。

「南無」是「歸命」，阿彌陀佛呼喚我們說：「你歸命我，我要救你。你稱念我的名號，我讓你往生極樂世界！」就這麼簡單。所以，同樣一件事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。

比如一個水果放在這裏，有的人看起來，「這是一個水果」，看完就完了；做水果生意的人一看，就說：「這種水果進價多少錢，賣出去多少錢，我賺多少錢。」他腦子裏盤算這麼多；營養學家來看，「這種水果，它是什麼成份，多少糖份，多少維生素……」這是營養學家的看法；畫家來看，「這個水果，它的顏色如何……」；那個餓得快死的人來看呢？就不一樣了，「這個水果我吃了能活命，能救命」。同樣的東西，根機不一樣，看得就不一樣。

南無阿彌陀佛也是一樣。有的人作學問來研究，「南無」是代表什麼，「阿彌陀佛」又是代表什麼……他是作學問研究的；有的是作祈求世界平安的，看的都不一樣。

做為我們，深深瞭解生死大事——六道輪迴的苦惱，若不念佛，必然還要去無窮盡地輪迴；若稱念此佛名號，必然可以回歸淨土，我們有這樣的「機深信」的話，我們看這六個字，就像看見親爹娘一樣，「這是救度我的佛！」而稱念南無阿彌陀佛。所以，這個叫「機法深信」。這才是契入實質內容。

就像這個蘋果，你說畫家看得對不對？也對，他是看色彩；營養學家看得也對，看成份；生意人看得也對，看價錢；看得最對的，是那個餓得要死的人，「這個吃了能活命」，把握了實質。所以，這句六字名號應當這樣來看。不要作學問研究。

二十二、高誇三心

阿彌陀佛之淨土者，
是念佛往生之淨土也，
自然具足三心。
若高誇三心，
乃可怕之無道心人所言也。

上人講的話，多麼的實在！現在也有人在那裏「高誇三心」。什麼叫「高誇三心」，什麼叫高、低呢？把「三心」講到不恰當的位置。什麼叫不恰當呢？離開稱名之外，說：「只要信心決定了，你不念佛也決定往生。」這叫「高誇三心」。你念佛之外把它抬出來，這就抬高了。「三心」，它合適的位置就是跟念佛成為一體，這就合適了。畢竟是信，是信什麼？信念佛必然往生。哪有信說「我不念佛，只要信心決定就往生」的？沒有這回事情。講這樣話的人，都是「可怕之無道心人」。為什麼可怕？所謂「自失誤他」，自己六道輪迴，然後別人聽了他的誤言，也六道輪迴。可怕不可怕？可怕！什麼叫「無道心」呢？「無道心」，他沒有求出離三界輪迴這樣的心，他在追求世間的名利，顯示自己比別

人高妙，「你看我講得多神妙，多微妙，你得不到吧？你沒決定吧？」顯示超過人家，這個是沒有道心的人。

阿彌陀佛的淨土呢？它是念佛往生的淨土，你只要稱念彌陀名號，必然攝受迎歸，迎接回歸極樂。所以，念佛之人自然具足三心。為什麼念佛？不具足三心，你怎麼會念佛呢？你念佛求生極樂世界，求願往生，這個是「回向發願心」；你能夠念佛，就是你相信念佛能救度自己，這個就是「深心」；如此的信心不懷疑，不虛假，這叫「至誠心」。你假信，那當然是另外一回事了。當著別人的面說「我真的相信念佛必然能往生」，自己回到家裏又說「我哪能真相信？我不相信了」，這個是假的。

二十三、不可捨棄念佛

彌陀本願乃為救度極惡最下之惡人，
為救度愚癡淺識之諸機，
故以「上盡一形、念念不捨」為正意。
不可立無行之「一念義」而捨棄念佛。

這一段法語也非常的重要。因為講到念佛的時候，善導大師解釋，有時候說「上盡一形」，有時候說「下至十聲」、「下至一念」，有時候說「念念不捨」、「念念相續」，所以，這樣，有的人就有疑問。

在問答裏邊有人問法然上人說：「世間勸人念佛的人，有的人勸我要多念，念念相續；有的不這麼勸，說：『你這一念就可以往生。』」上人你看，到底哪個好？」

上人怎麼回答他呢？「不管人家怎麼說，我們自己是念念相續為標準。」這裏就是解釋，「以『上盡一形、念念不捨』為正意」，「正意」就是最正確的理解。因為我們淨土法門，阿彌陀佛本願是救度惡機，救度愚癡造罪的凡夫。本來懈怠、下流，容易放縱、放任，所以，以「上盡一形，念念不捨」這樣的念佛來規範，而攝取不捨往生淨土。如果是無行的一念，「即使不再念佛也可以往生」，阿彌陀佛沒有這樣的本願。所以，正意是「念念不捨」、「念念相續」。這個都不用費很多口舌了，每個人自己其實心裏都很清楚。以常行念佛、相續念佛，內心自然安和穩定，自然心心念念相續。

現在有人立於無行之一念，捨棄相續念佛，就是剛才所提到的。有人講：「你念再多的佛，如果信心不決定，不能往生。」

二十四、乘佛本願者必得往生

任憑佛說而念佛者，
乘佛本願者必得往生。
此外若另有所知，
則失往生矣。

什麼叫「任憑佛說」呢？「佛這樣說的，我就信定佛了，我就相信了。」這叫「如是我聞」。阿彌陀佛說念佛必往生，我就相信念佛必往生，我就這樣念佛；阿彌陀佛說念佛必來迎，我就相信念佛必來迎。這個就是「乘佛本願必得往生」。除此之外，你另外有所知，那就「失往生矣」。在佛說的之外，你還知道一些，肯定不是正知正見。

二十五、不論是誰，但念佛皆往生

淨土宗之心要者，

在於不論是誰，

但念佛皆往生。

雖世間無類之惡人，

若念南無阿彌陀佛者，

乃至一念亦得往生也。

此外若另有所知，

則失往生矣！

這個很重要啊！心要在於：不管是哪一個，老年、青年、男人、女人、出家、在家、有智、無智、有罪、無罪，不管任何眾生，你只要念佛，決定往生！

「雖世間無類之惡人」：「無類」就是沒法比喻，沒有跟他同類的，這樣的一個造惡的眾生。

「若念南無阿彌陀佛者，乃至一念亦得往生也。此外若另有所知，則失往生矣」：除此之外，你還知道更多的道理、更多的玄妙、更艱深複雜的東西，就不能往生了，失去往生了。

二十六、應思決定往生

法然上人法語第二十六條開始，與前面講的意思其實是可以互相貫通的。

不顧煩惱厚薄，
不論罪障輕重，
唯口稱南無阿彌陀佛，
應思決定往生。

對於法語，也不是我們光是講解了、聽懂了，然後丟在一邊。其實這些都要做為我們的一面鏡子，做為我們行持的準則，聽而入心。

往往聽了很多遍，但是一遇到別人來講，即使有時候沒人講，還是在那裏起煩惱。

「不顧煩惱厚薄」：念佛的人，不要顧忌、不要考慮「我煩惱是厚啦，是薄啦」。

「不論罪障輕重」：罪業是輕是重，這個通通不考慮、不討論，不問這些事情。只有一件事情——

「唯口稱南無阿彌陀佛，應思決定往生」：只要我們口稱南無阿彌陀佛，煩惱再厚，罪障再重，都決定往生。之所以不顧、不論，是因為阿彌陀佛因中發願的時候，本來就是要救度煩惱厚重的眾生，本來就不跟我們計較，你是不是有罪障，你罪障是輕還是重。佛都不計較，佛都不論，那我們為什麼要論呢？佛都不論，我們要論的話，這樣就離開阿彌陀佛的誓願了。

話講回來，如果真要論的話，我們也是沒有資格論的，我們沒有資格論輕論重。根據佛法來講，我們這些眾生的罪業，那是「盡虛空界不能容受」，太重了，你怎麼論呢？整個宇宙這麼大的空間，都不能容受我們的罪業，我們的心，盡虛空遍法界的黑暗；我們的罪業，都這樣的厚重。這樣的眾生，還有什麼資格來論輕重？因為沒有輕和重的比較了，完全是黑的東西，全黑的，沒有白的，怎麼比較呢？完全是罪障眾生，只是我們沒有覺悟而已。

比如說，如果有的事情我們沒做過的話，我們會認為自己罪業輕一點，「我不開館子店，沒殺那麼多生，殺生的罪業可能我輕一點」，這是站在表面來看。如果從本質來看，所有的六道眾生都是徹頭徹尾的罪業凡夫。

打個比喻：就像冰山的一角，冰山露出水面的，只是一點點大，下面非常大的部分你看不到，你說：「噢！冰山只有那麼大。」其實下面很大。

我們表現在外表的罪障，只是冰山露出的一角；埋在我們心中深重的貪瞋癡煩惱、罪障的根，那是無量無邊的寬廣，這些我們都忘記了。比如你說：「哎呀！如果這個不做就好一點，如果那個不做就好一點……」這是不瞭解自己的根機。「不論」，也是因為我們不可論。

所以，善導和尚就講：「若論眾生垢障，實難欣趣，正由托佛願以作強緣，致使五乘齊入。」

阿彌陀佛如果要跟我們眾生計較說「你有罪垢，你有業障……」如果要討論這一點，我們確實不可能往生。之所以能往生，就是不考慮這些罪障，「不論罪障」，要論罪障，沒有一個能往生。

只論哪件事？只論阿彌陀佛的強緣，阿彌陀佛的佛願以為強緣，只論你念不念佛，只論你乘不乘佛願，不論你有沒有罪障，這個，佛也沒法跟我們論。

二十七、唯念佛者，即得往生

不論罪之輕重，
唯念佛者，即得往生。
無別樣。
無智罪人之念佛往生，
是本願之正意。

沒有其他的樣子，就這樣子。什麼樣？不論罪業輕重，唯念佛往生。

「無智罪人之念佛往生，是本願之正意」：我們都覺得，念佛往生，是有智善人往生才是正意。這裏，法然上人說：「無智罪人之念佛往生，是本願之正意。」阿彌陀佛發第十八願，首先就以無智罪人做為他救度的對象，這叫「本願正意」。能把這樣的眾生救起來，有智的善人通通可以往生。

就像一個醫生，他要治病的話，他的本心就是要把那個極重的疑難病症、臨終要死的人能夠把他救活，這是他的本心。這樣的重病能夠救得了，傷風感冒就不用說了。他不是只學到治傷風感冒。這個，在《第十八願講記》當中，講到「唯除五逆，誹謗正法」的時候，有詳細地解釋。「唯除五逆，誹謗正法」就是以這個可能造作五逆謗法重罪的眾生，做為阿彌陀佛心中所懸念的第一個目標、第一個物件，要把這樣的眾生救起來。然後，所有的眾生都可以得救。

就如同在懸崖上，這個懸崖是一百丈的深度，在一百丈的地方，有人在求救，在八十丈的地方還有人，在五十丈還有人，十丈的地方還有人，懸崖上面的人，他要救下邊的人，把一個吊籃放下去，他這個繩子的長度，首先考慮的是那個一百丈的人，只要把一百丈的人能救得起來，所有的人都救上來了。他如果只放十丈，那麼十一丈的人就沒救了。

阿彌陀佛救度的眾生，一百丈的人就代表五逆謗法的眾生，他在罪惡深淵的谷底；能夠把這樣的眾生救起來，六字名號就像一個吊籃；阿彌陀佛的光明就像繩子，把它垂下去，以最底下的眾生做為第一個救度的對象。剩下的，能夠修五戒十善的，好比在八十丈；其他，能夠修行的，能夠持戒的等等，這樣通通都可以得救。所以，是以造惡眾生做為本願救度的正意，做為第一個對象，他才說「唯除五逆，誹謗正法」。

也如同水從高處往下流，第一個淹到的對象，是谷底的那塊石頭，慢慢地積累，才往上淹。

阿彌陀佛的慈悲法水，第十八願說「設我得佛，十方眾生」，「設我得佛」，就是以他成佛的功德法水（這樣是站在最高的位置了，比阿羅漢、比菩薩都高了，在高高的佛的階位上），流注下來，首先淹沒什麼樣的眾生呢？就是後面說的：「唯除五逆，誹謗正法。」首先把這個五逆謗法的眾生，把他浸泡起來，把他淹起來。所以，阿彌陀佛的大慈悲心，首先是進入我們這樣的造罪眾生；阿彌陀佛修行的第一件功德，就是為我們成就的。

《無量壽經》講：「如來智慧海，深廣無涯底，二乘非所測，唯佛獨明瞭。」「如來智慧海」：海洋一般的智慧。善導大師解釋得更簡單：「彌陀智願海」。什麼叫智慧？阿彌陀佛的本願，就是佛智。「彌陀智願海，深廣無涯底，聞名欲往生，皆悉到彼國」。這裏「二乘非所測，唯佛獨明瞭」，二乘沒有辦法測度，

二乘他不是在海的底端，他在半山腰。五逆謗法的眾生，五逆謗法造過了，而且現在是臨終就快死了，而且意業失去功能了，只有口稱了，這樣的眾生，就在海洋的最底層。這就是阿彌陀佛的本心，這就是阿彌陀佛誓願的力量的體現。所以，只有佛才知道以這樣的眾生做為救度的目標，二乘沒辦法理解，菩薩也沒辦法理解。

二十八、念佛決定來迎

罪惡重障凡夫之出離，
若不以彌陀難思願力，
何得契乎！
雖斯惡業強身，
若念佛者，
不違阿彌陀佛大慈大悲因願之誓約，
決定來迎也。

以我們這樣一個罪業深重——可以講罪大惡極、障礙重重，這樣一個罪業凡夫，要出離三界六道輪迴，要去成就佛道，這可是件大事。這麼大的事情，很輕率地依靠自己的力量，不依靠阿彌陀佛難思之願力，怎麼可以達得到呢？那是絕對不可能做到的。

就像一個人，沒有神通道力，如果不坐飛機，不靠飛機的力量，怎麼能夠飛越廣闊的太平洋呢？那是不可能的。

我們往生淨土、超越三界，比跨越太平洋還要難百千萬億倍。所以，不靠阿彌陀佛難思願力是不可能達到的。

若靠五戒十善，五戒十善的力量只能把我們送到哪裡呢？只能把我們送到人道和天道。就好像發射衛星一樣，火箭的推動力量只能把衛星射到軌道，不能再遠了；也像拉弓射箭一樣，弓的力量只能射五十米，或者再遠一點，到一百米就要落下來了。五戒十善這把弓的力量，只能把我們罪障凡夫送到哪個地方？送到人道，人道裏面，五十年、八十年一過，啪！就掉下來了，到三惡道了；你再強一點，十善生到欲界天；再禪定，生到色界天、無色界天，還是要掉下來；阿羅漢是以四諦法的強弓的力量，可以出離三界，到阿羅漢的境界，但是他還不能到達菩薩的軌道；菩薩六度萬行這把強弓的力量，就可以達到菩薩的無生法忍的軌道，可是還不能達到淨土成佛；唯有六字名號這把強弓（我們就是弓上的一隻箭，六字名號就是這把弓，阿彌陀佛就是射箭手），搭上箭，一拉開，嗖！放出去，出離三界，直超淨土。那個時候，如果一落地的話，當下就落到極樂淨土的七寶池裏邊，蓮花化生。所以，如果不依靠六字名號的強弓的話，我們不可能往生，「不依彌陀難思願力，何得契乎？」

「雖斯惡業強身，若念佛者，不違阿彌陀佛大慈大悲因願之誓約，決定來迎也」：我們雖然是煩惱強盛的惡業眾生，如果念佛的話，和阿彌陀佛的大願——「因願之誓約」不相違背。「大慈大悲」，以五逆謗法的眾生為首要救度的物件，而來救度一切眾生，不嫌棄一個眾生，如此的慈悲稱為「大慈大悲」；「大慈大悲」能救得了我們，才在我們身上落實下來。不然，你會在那裏說：「哎呀！大慈大悲阿彌陀佛……」我們上殿都會念「南無大慈大悲大願大力阿彌陀佛」，口中這樣念，心中要如實思維。口中在那裏念，心中卻說：「我怎麼能往生？像我這樣子的，佛可能不要我……」那麼，佛的慈悲，把你遺漏在外了，這就不夠慈悲了，還有限量啊！或者說「佛是雖然願意救我，但是他沒有能力救得了我，因為我罪障太重了……」那就不叫「大願大力」了，那就是願力不夠了。

「大慈大悲因願之誓約」：因中的本願。「誓約」，「誓」就是發誓，阿彌陀佛為我們發誓：「救不了你，我不成佛！」；「約」是約定，約好了，「你只要這樣子，就能救得了你。你要聽話，你要是不聽話，就不能得救！」所謂「不聽老人言，吃虧在眼前」，凡夫不聽彌陀言，六道永輪迴呀！那就不是「吃虧在眼前」了，吃虧在永遠，那就苦惱了。

「不違因願之誓約」，約好了，阿彌陀佛那一方面是不會違約的。「你稱名，必來迎，必往生！」不可能說到時候忘記了。所以，「決定來迎」。

二十九、唯稱彌陀，得生極樂

若人造五逆，得聞六字名，
火車自然去，蓮台即來迎。
若有重業障，無生淨土因，
乘彌陀願力，得生極樂國。
極重惡人，無他方便，
唯稱彌陀，得生極樂。

這是三首偈子。

「若人造五逆」：即使是造了五逆的重罪。

「得聞六字名」：得聞六字名號——南無阿彌陀佛。

「火車自然去」：這個都是出現在哪裡呢？就在《觀經》下品當中，他臨命終時，「地獄眾火一時俱至」，地獄的火都燒起來了，結果人家教他念佛。念佛之後怎麼樣呢？火就消失了，「化為清涼風」，火不僅消失，還變成清涼風，清涼風吹過來，天花飄落，花中皆有化佛菩薩，迎接此人，一念之頃往生極樂。這叫「火車自然去」。

臨終的人會見到種種景象。在經文中，在善導大師《法事讚》裏面就有詳細的描寫。臨終的人會看到什麼景象呢？看到有人推著一個很漂亮的寶車來了，上面有美女，有寶樹，非常的莊嚴，並喊他說：「哎！某某人哪！你坐我的車！」（臨終的人那時候很熱，熱得不得了），「這個車很涼啊！拉你到好地方去玩！」臨終的人那個時候沒有選擇，一下子就上車了。一上車之後，剎那之間，車上熊熊的烈火就燃燒起來了，美女就消失了，成為地獄鬼卒，然後以極快的速度，拉他下地獄（大家去看《法事讚》就有），這叫「火車」。

如果我們念了六字名號，「火車自然去，蓮台即來迎」，阿彌陀佛的蓮花台就來迎接我們。

最近，在我們周邊發生了一件現實的事情（其實如果有時間去採訪、去攝像也很好）。昨天，我妹妹打電話跟我講，就是她的小舅母，殺豬的，她現在快不行了，她的女兒都去給她買棺材去了。我妹妹就給她念佛，念著念著，她就說：「哎，來了，來了！」哪一個，哪一個，什麼七大姑、八大姨，都來了。來的人就在障礙她。所以，這個就是很危險的景象了。我妹妹說：「你不要理她，你就念佛。」念佛，那些冤親債主還在那裏議論，但是想進來，進不來。這個時候，就要提起正念來念佛。

我說：「你就辛苦一下，這幾天就幫她助念，同時你要詳細記載下來，她的故事很長、很多，都很現實。」

這個是業障現前了。

她昨天開始念，下午的時候，我妹妹才去，看望她，講講話，也沒怎麼念佛。她是什麼病呢？上身很乾瘦；肚子非常大，有很多水，腫得都發亮了。醫生以前給她抽水，一個星期抽一次，現在沒法抽水了，針都打不進去了，所以只有等死。我妹妹下午去帶她一道念佛，也是像我們這樣念。我妹妹的兒子、丈夫，還有她的婆婆，她們一家人是個念佛小組，四個人去念，一句一句念，「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……」念得很整齊，她的小舅母在床上也跟著一道念。

昨天下午念完之後，晚上我妹妹打電話來，說大約七點多鐘她又去了，發現她小舅母精神非常好，好得能自己起來洗澡了。所以，她信心倍增，說：「哎呀！念佛很好啊！你看看，上午一點勁兒都沒有，苦惱得要命啊！鬼也來了，眉頭都皺了。下午念佛就很舒暢，精神很好，晚上還能自己起來洗澡。」她們晚上一起念了佛。昨天晚上十點多鐘，我又給她通了一個電話（這兩天我要跟她保持熱線聯繫），我說：「你把她的名字告訴我們，我們來念佛回向，給她的冤親債主立個牌位。」

她說：「我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，就知道叫殺豬姥。」

今天上午，她要上街辦事，中午給我打電話，我把她的名字記下來，給她立個牌位念念佛。

這樣的事情，每天在我們身邊發生。如果我們不念佛，到最後也會在我們自己身上發生。這個是千萬人都漏不掉的，臨終會見到種種景象的。

「若有重業障，無生淨土因。乘彌陀願力，得生極樂國」：我們都是「有重業障」，罪重，業障深重。業障深重的人，從自己身上找不到往生淨土之因，你找不到的，你請醫生給你 X 光透視都找不到。「在我身上照一照，哪裡是往生因？」找不到！在哪裡找呢？「乘彌陀願力，得生極樂國」，你口稱南無阿彌陀佛——往生之因找到了。

所以，在《無量壽經》裏面，就叫我們「一向專念無量壽佛」。這個「一向專念」很有味道，「一向專念」，你眼睛就看著阿彌陀佛，不要看自己。你就念佛，不要念自己。念自己什麼呢？比如說，「我煩惱了，我罪障了……」所以叫「不顧煩惱厚薄，不論罪障輕重」，你要顧這些，你要論這些，這就是念自己啊！叫你一向專念阿彌陀佛嘛！阿彌陀佛那裏沒有煩惱，也沒有罪障啊！所以，眼睛就看著佛那一邊，不要看這一邊。你看這一邊，你只有墮落。我們的心是一團黑暗，在黑暗的房子裏邊，要光明，你就往外面看，外邊有光明。往回看，還是黑的。

「乘彌陀願力，得生極樂國」：乘彌陀願力的方法，就是口稱南無阿彌陀佛。心思彌陀之救度，口稱彌陀之名號，此即為乘托彌陀之願力。

「極重惡人，無他方便，唯稱彌陀，得生極樂」：對於我們這樣的人來講，愚癡造罪，極重惡人。這個「極重惡人」，一般的人對這四個字還不大容易接受，「到師父這兒來聽法，師父不說我功德不可思議，還給我戴了一個帽子回來。戴了一個什麼帽子？跑到佛林寺，師父給我戴了一個四個字的帽子：『極重惡人』！我可不願戴這個帽子。」這個帽子不是我願意給你戴，我希望你是阿羅漢。但是我想，如果給你戴阿羅漢的帽子，肯定就要下地獄了。你自己把阿羅漢的帽子往頭上一戴，那叫做「未證言證，未得言得」，叫大妄語。其實我們就是「極重惡人」，這是機深信，自己要有這點的深信，不是人家給你強戴這個帽子。那麼，對於這樣的惡人來講，沒有其他的方便。對於不是極重惡人的人，或許還有其他方便。這個「其他方便」是指什麼呢？就是指定善、散善。或者有定善之方便，回向求生，或者有散善之方便回向求生。這都是「異方便」、「他方便」。對於我們這樣的極重惡人來講，定善、散善不可行，定善、散善不成就，沒有以要門方便求生淨土的可能性。那怎麼辦？

「唯稱彌陀，得生極樂」：只有仰仗阿彌陀佛的弘願——我們還是有生路的！前面「極重惡人」四個字雖然不好聽，後面「得生極樂」四個字，確實很歡喜。所以，如果能夠往生極樂的話，極重惡人又何妨呢？到極樂能成佛，成為「光中極尊」的佛啊！所以，不要在這個世間求一個好名聲，我看還是到淨土去成為一位光明無量的佛才好。

在這個世間，我們是這個樣子，就以這個樣子來念佛。能知道自己是極重惡人，才能夠老實放下，完全信靠阿彌陀佛。如果沒有在佛法熏習，沒有熏習的過程，沒有佛法的鏡子照我們自己的話，我們是不容易相信自己是一個造罪的凡夫的。所以，初學佛的人，都懷著很高慢的心，認為說「我是善人哪！怎麼說我是惡人呢？」這個是標準低了，標準一高，你就是惡人了。

比如說，一個小學生說：「哎呀！我成績很好啊！」這是在他那個小學校（是農村最差的學校），成績是第一名，不錯；但是一到城裏去，他就最後一名了，對不對？與中學一比，那就等於是文盲了；要與大學教授一比，等於不識字了。所以，要看跟什麼比。

我們往生淨土，是跟阿彌陀佛相比——我們是要去成佛的了。這麼一比，你看我們還不是極重惡人嘛！你老是跟那個殺人放火的比，你算善人，那麼你將來也只有去跟他們成為一類——你老是跟他比嘛，你就沒有大志向。所以，我們淨土的人，我們說自己是極重惡人，是因為我們的目標很高遠，我們心中有崇高的目標，有偉大的理想和志願。這個理想，才叫真正的理想，要成佛的理想。

我們在座的有年輕的學生。「學生有什麼理想啊？」「我將來要成為科學家，我將來要成為一個什麼專家，成為什麼樣的一個人。」那個固然是理想——小小的理想，不算大理想。要成佛！

要度眾生！要把我們累世的父母、累世的冤親債主，一切眾生，他們的罪障，我們要承擔，要救度他們！這個才是偉大的理想。

所謂理想，是合理的想法，合什麼理呢？其他的都沒什麼道理了，世間的輪迴，這個是輪迴之理，我們要解脫成佛。想到我們父母的恩德如此的深重，而他們沒有聽聞到佛法，只是在這個世間給我衣食，然後，父子離別，母子分散，我們的母親，可能在黃泉之下，在三惡道當中去輪迴，我們於心何忍？我們做為一個科學家能救她嗎？我們雖然光宗耀祖，對她毫無利益。所以，我們可能成為科學家，我們可能成為某某方面的專家。但是，那是外表的一個形象，我們內心裏邊要有佛法的慈悲，要有佛法的智慧和力量，才可以救度我們的親人。首先把自己救起來，才可以救度我們的親人，所以，聞法是第一重要的。學習成績不好，沒有關係，要會念佛。學習成績再好，也免不了六道輪迴——如果不念佛，依然輪迴。當然，做為父母的，希望你雙豐收，「我的兒子最好又能念佛往生成佛，又能學習成績好」，這叫雙豐收。萬一不能雙豐收，那捨掉一個，取念佛。

像我妹妹，她就是這樣子的，馬方圓成績確實不行。我妹妹對他說：「馬方圓哪！你都是祖師爺啦！」

他問：「我怎麼是祖師爺呢？」

「你是一年級的祖師爺啦，你讀了三個一年級，你不是祖師爺是什麼？」

馬方圓也有意思，他就跟媽媽講：「媽媽！你幫我做作業，我幫你念佛。」他不想做作業。

我妹妹說：「哎呀！我的兒子可能也就不行了，你只要念佛就很好。」

不過，近來她報告的消息不太樂觀，說馬方圓最近也不怎麼念佛了，大概孩子長大了，就有點自己的主觀想法了，就調皮了。早晚拜拜佛，燒燒香，念佛不像那麼勤了。

小孩子就靠鼓勵。去年夏天，馬方圓和我們一起從上海回來，那一路上念佛，讓我感到自愧不如啊！他就拿了個念珠在數（因為我是比較有數的了），我就問他：「哎！你念了多少圈了？」他說念了四十幾圈。過一段時間又問他。他說：「我念了一百五十幾圈了。」又過一段問他，「我念了二百多圈了。」從上海回來幾個小時，大概他講的速度和我問他的時間，是決定沒有虛假的。可見得他一路上都在念佛。每天跟我妹妹住在上海，他也都是念佛，他母子倆個沒別的事，就是念佛了。

要有好的環境帶，同時，這個善根要增長。

不過，我們凡夫的習性，也是業力，到了一定的年齡，那個業力翻出來了，他要玩，隨著小朋友到外面去逛。念佛就念少了，這個時候，你把他捆住也不行，對他要採取一個放長線釣大魚的方法。我對我妹妹講：「你看住他！或許他將來要出家。」

三十、念佛人，心所存者

念佛人，心所存者：

恐懼後世，願生極樂，

稱念彌陀，臨終佛必來迎。

如是存心而念佛外，無他事也。

念佛人心中就存著這個想法。什麼叫「恐懼後世」呢？就是害怕六道輪迴，知道我們罪業深重。像我們這樣的人，不念佛都會不得好死了——真的是這樣的。想好死，不大可能。好死叫善終，善終是五福當中的一福了，能夠善終，一定是要有大福德、要有大善根。

以我們這樣的起心動念——我們想一想，我們每天八萬四千念，有幾個念頭是願意利益他人的？我們的念頭都是自私自利的，都是為了我。做生意的人，簡直是，如果沒有國家的法律，只怕沒到人家包裹去搶錢了，想方設法要把人家的錢撈來，「你傾家蕩產與我有什麼關係？只要我成為百萬富翁就好了」。不管在世間做什麼事，都會造很多罪，沒有辦法。以我們起心動念，

不該賺的錢也賺，不該講的話也講，不該做的事也做，殺生傷命，殘害眾生，就以我們這樣的面貌，居然還洋洋自得地說：「我是一個善人！」這個善人是自己選舉的還是眾生選舉的？是自己給自己貼的。

如果我們在十方眾生裏邊來選舉的話，那肯定有很多眾生在給我們投反對票。「某某人，你這樣也能叫善人？在某某朝代，你就把我殺了，那個時候，我向你苦苦地哀叫，你都不放過我！那個時候，我是一隻雞，我很可憐啊！你都不顧我……在某年某月，我們一個家族，被你一口氣吃盡了。我們是一個蝦的家族，一個老蝦帶一百多隻小蝦，都成了你盤中的美味佳餚！你吃得津津有味，邊吃邊讚歎：『這個蝦的味道不錯！蘸點醋吃吃。』我們聽得心裏直在抖啊！」

人是最殘忍的，用很多的方法來殘害眾生。動物，像老虎，它餓了才吃一隻羚羊，不餓它不吃；人是不餓也殘殺許多。

三十一、欣淨土之人，應先厭此穢土

我等久留生死，

由昔未曾厭此穢惡之土；

是故，欣淨土之人，應先厭此穢土。

這是講厭欣的關係了。欣慕淨土的人，首先要厭離穢土，不願意厭離穢土的人說他欣慕淨土，那是假的，那個叫葉公好龍，

龍真的來了，他不願意去往生了。他不厭離穢土，怎麼會欣求淨土呢？厭離穢土，是厭離穢土這一切；厭離穢土的人，是有大心量的，整個娑婆世界都丟下不要了，給人家。給誰呢？給那個喜歡的人。「不要說金銀財寶、名譽地位，連整個娑婆世界都給你們，我厭離，我要到極樂淨土去。」我們生生世世之間都執著在這個娑婆世界當中——穢土當中，我們貪愛這裏的一草一木。

一個臨死的人，你看他的眼光，是多麼的貪愛和無奈。他看到周圍所有的東西，連一隻蒼蠅他都覺得是好的。「我馬上要閉眼了，看不到蒼蠅了。」何況看到自己的孫子呢？哎呀！愛得不得了。看到自己的錢哪、物啊、房子啊，「這是我一輩子住的房子，一百多平方啊！」環境愛、自體愛……種種的愛，貪愛得不得了。所以，他就深深地把根紮在娑婆世界當中，以貪瞋癡這樣的心——我們講我們的身體有很多神經細胞，神經細胞遍佈在我們的身體當中，碰到哪裡都會痛。如果以我們這個凡夫來講，我們的貪瞋癡三心，遍佈在整個娑婆世界。整個娑婆世界就像我們的身體一樣，我們貪瞋癡三毒的神經，到處遍佈。所以，以這樣的眾生，他和整個娑婆世界成為一體，以這樣的眾生居然發起厭離娑婆世界，而往生淨土，這是難能可貴的。

而能夠往生的話，要靠我們的五戒十善，怎麼能往生呢？你的貪瞋癡的神經都已經遍佈了娑婆世界，都已經跟它成為一體了，拔都拔不出來。如果不是阿彌陀佛這位大醫王，給你進行剝

離手術，給你用無量光明、八萬四千光明這個鐳射的刀給你割開，你怎麼能夠離開娑婆世界啊？所以，依這樣的神通願力、慈悲智慧，我們才可以跟這個世界分離，才能夠厭離娑婆、欣往極樂。

所以，善導大師說：「厭則娑婆永隔，欣則極樂常居。」我們就可以往生淨土。這個完全是阿彌陀佛誓願的力量。

凡夫的心就是這樣子。我們的心，比如我們這裏的宗專師是開車的，他就有這個心得。往往我們的身心會膨脹，怎麼膨脹呢？開車的人，他會自然地感覺這個車就是他身體的一部分，誰要把他的車碰了一下子，他馬上心痛得不得了，就好像碰到他本人一樣。這就是擴張開了。

像宗成師也講：「我的車後面尾巴那裏撞了一塊，開車出去，就好像感覺到自己的屁股後面有點不舒服，好像總是感覺那裏是衣服破了一樣。」這個是很生動的。

其實，我們的感觀、我們的意識到哪裡，我們就會執著那個地方。如果我們的兒子在美國讀書，我們的心就放到那裏去了。他在那裏的一舉一動，那裏一草一木的變化，我的心就跟他在一起跳動。所以凡夫的心，遍佈整個娑婆世界。

以我們這樣貪染、執著的心，我們想出離的力量，我們想出離的心，是非常微弱的，如果不乘靠不可思議的阿彌陀佛的願力，我們這樣怎麼能離開輪迴呢？因為我們貪染世間的心力太強大

了，慣性太強大了，生生世世、累生累劫之間都是貪愛這個世間，父母啦，妻子啦，兒女啦，男男女女啦，山山水水啦……淨土的事情從來沒見過，很陌生。

三十二、應思念佛而工作

縱營餘事，

應思念佛而工作，

勿思工作而念佛。

這第三十二條，可以做為我們所有人的一個行持的準則。

「縱營餘事，應思念佛而工作，勿思工作而念佛」，這個也要解釋，不解釋很難懂。

什麼叫「縱營餘事」呢？縱然經營其他事情。這句話有潛臺詞，最好是其他事情根本都不做，只有一件事要做。法然上人經常講：在這個世間，只有一件事要做，除此之外，沒有什麼事必須要做的——唯口稱南無阿彌陀佛。但是，我們是凡夫，其他事情不做也不行，那就做吧！怎麼做呢？縱然做其他事，應該抱有這樣的觀念，什麼觀念？「應思念佛而工作，勿思工作而念佛」。

什麼叫「應思念佛而工作」呢？我們整個人，我們是以念佛做為我們的生命，我們念佛第一。比如我們早上眼睛一睜開，就要想到念佛；念佛了，沒辦法要吃飯，哎呀！那只好用半個小時

去做飯。所以，在念佛之餘，想到做飯的事情；「哎呀！念佛，沒辦法，小孫子要帶！」那就帶孫子；「哎呀！念佛，沒辦法，那個事情要去安排一下子」，好，再拿兩個小時去做那個事情。這個叫做「應思念佛而工作」。

什麼叫「勿思工作而念佛」呢？早上眼睛一睜，今天要上班，八個小時，先排除在外，然後帶孫子幾個小時，最後還剩下幾個小時念佛。倒過來算帳，這樣的話，你念佛就不是第一了，念佛是把工作幹完之後，剩下來一點點的零星時間來念佛——這哪裡是念佛的生命呢？念佛是二十四小時都要念佛的！沒有辦法，撥出那麼一點點時間幹別的，事情一做完，趕緊念佛。這樣的話，我們雖然是做飯，雖然帶孫子，我們很吝嗇，「哎呀！怎麼會有那麼多時間給你？」感覺到這個時間是我們擠出來的，不甘心做別的事情，一做完，趕緊回來念佛。

南無阿彌陀

佛。

信受彌陀救度

專稱

彌陀佛名

願生彌陀淨土

廣度

十方眾生